

少年掌柜

□易平(四川)

童年时看过的老电影里，手提算盘、胳膊下夹着账本的“掌柜”这个角色总是透着市侩与冷漠。可命运的安排总是充满戏剧性，谁能料到，在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竟也客串了一回“掌柜”。

暑假刚开始的第二天，母亲便安排我去他们经营的副食店帮忙。上任第一天，天还没大亮，我就早早起了床，跟着外婆匆匆赶往父母位于开江县城正北街的滨河饭店。说是饭店，其实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中餐馆，面积不足两百平方米。

我这个“小掌柜”，主要负责饭店内副食店的卖货、收钱和记账工作。我的“工作岗位”在饭店左侧，那里有四个玻璃柜台，烟酒、糖果、饼干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了柜台和靠墙的货架。玻璃柜的末端搭着一张带抽屉的小桌子，桌上摆放着一把老式算盘和一本账本。我站在柜台边，腰杆挺得笔直，故意把算盘珠子拨弄得噼里啪啦响，那响声里满是第一次当掌柜的新鲜与好奇，还有一丝按捺不住的得意。

20世纪80年代，开江县城算不上繁华，大街质朴无华，就连小学课本里提及的红绿灯都不见踪影。不过，县城里却有不少颇具规模的国有企业，为这座小城注入了别样的生机。那些日子，光顾我们餐馆的顾客，大多是附近国企的职工。

那时，我父亲在县机电厂工作，每月领着约六十元的薪资。在那个年代，这笔收入虽不算微薄，但扣除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后，便所剩寥寥。母亲见状，便劝父亲辞去工作，与她一同经营餐馆。谁也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父母凭借着勤劳的双手把餐馆经营得风生水起。滨河饭店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戏称为“国企第二食堂”。

有一天，饭店刚开门不久，一位笑容可掬的阿姨走了进来。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篮子，满脸抑制不住的兴奋。进店后，她一口气选购了许多烟、酒、糖果和饮料。在挑选商品的过程中，她难掩喜悦地告诉我们，她女儿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亲朋好友们纷纷前来祝贺，她得好好操办一番，盛情款待大家。

这位满脸洋溢着幸福的阿姨，成了我当天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我站在柜台前，

手指熟练地拨弄着算盘，很快就算好了账。阿姨微微一怔，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接着露出了赞许的神色。随后，她提着大篮子，笑容满面地离开了。

一旁的外婆看着这一幕，对我说：“你瞧！人家的女儿多有出息，你要以她为榜样啊。”当天晚上，我郑重地翻开日记本，写下了我的人生目标：考上大学。

不知不觉，已临近中午，烈日高悬，行人匆匆。午后，店里用餐的高峰期过去，原本喧闹的大堂一下安静了下来。外婆坐在凉椅上，轻轻摇着蒲扇，闭目小憩；父亲和一位叔叔沉浸在象棋的乐趣中；母亲和服务员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有说有笑。而我，则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前发起了呆。

突然，几位老人一边谈天说地，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扇子走进店里。母亲眼尖，一眼就瞧见了他们，赶忙满脸笑意地迎上前去，客气地将老人们引到座位上，轻声吩咐服务员赶紧泡茶。从母亲的言行里，能真切感受到那份打心底里的敬重。我满心好奇，趁着外婆睡醒了，悄悄凑到她耳边问道：“外婆，他们是谁呀？”外婆微微侧头，小声地向我解释：“这几个老人家可都是开江光荣院的老革命，他们中有的当年是红军战士，有的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呢！”

我留意到外婆在给老人们打酒时，特意往每个酒碗里多添了几钱酒。这一举动让我十分不解，等外婆放下酒碗，我便忍不住问她。外婆轻轻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他们都是上过战场、从生死线上走过来的人，特别是那个姓曾的老爷爷，现在身上还有好几个枪眼留下的伤疤呢。每次看到他们，我就想起了我的亲大哥。”外婆的大哥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牺牲的。至此，我才彻底明白外婆为什么对这些老人如此敬重。或许在外婆心里，他们就是如同她的大哥一般珍贵的亲人！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趁着给老人们端酒的时机，小心翼翼地曾爷爷问起他身上枪伤的事。曾爷爷听闻，缓缓从椅子上站起身，先是捋起袖子，接着又拉起裤腿，最后转过身撩起后背的衣服，笑着说要给我展示他的“光荣榜”。我瞪大了眼

睛，只见曾爷爷身上一共有五处枪伤，每一处都留下了花生米般大小的凹坑。

“爷爷，您受伤的时候不怕疼吗？”曾爷爷接过话茬感慨道：“我呀，虽说在光荣院里算是受伤最多的一个，可幸运的是，都没伤到要害部位。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就没我这么好命了。在一场特别激烈的战斗中，整个连队最后就只剩十几个伤员活了下来，连长也倒在了阵地上……”曾爷爷的声音渐渐哽咽，眼眶泛红。一直默默听着的李爷爷也打开了话匣子，跟我们讲起他在战场上的一次生死奇遇：“当时，一颗炮弹就落在离我不远处，好在它没炸响，我这条命才算是捡回来了。”

曾爷爷又接着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现在住在光荣院里，衣食无忧，日子过得很舒服。可一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心里就不是滋味，他们要是能过上一个月现在这样的好日子，那该多好啊！”李爷爷也满脸难过，声音略带沙哑地附和：“是啊！别说一个月，哪怕就享受一天半天也好啊。”曾爷爷满脸热泪，端起酒碗刚送到嘴边，又缓缓放了下来，剩下的半碗酒，他没有再喝。

我悄然回到柜台前，这时才惊觉泪水模糊了视线。脑海中，《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战火连天的场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眼前的老英雄们，虽已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可他们眼中的光芒依旧炽热。那些英勇无畏的身影，就这样与眼前的老英雄们缓缓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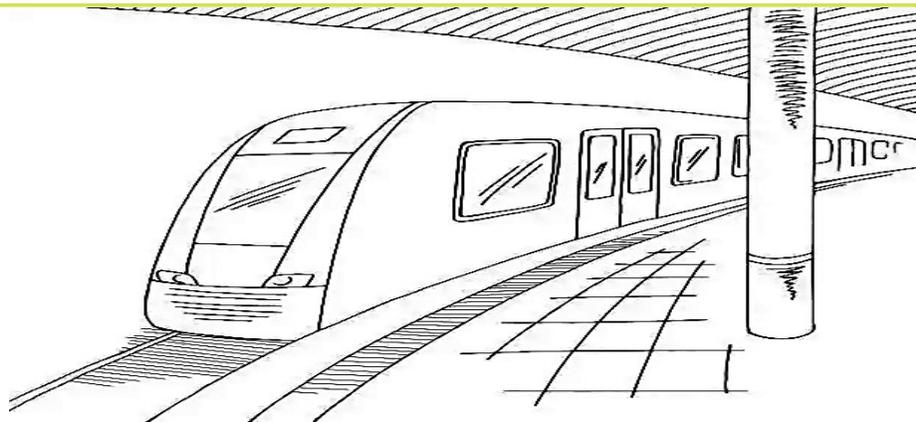
当晚，我在日记本中郑重写下：原来曾爷爷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最可爱的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敬重与铭记的英雄！

时光匆匆，我客串“掌柜”的那段经历，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仿佛只是弹指一挥间。前几年，上高中的女儿放暑假，我们一家人回到老家。三代人一同坐在开江电影院，观看那部感动了亿万观众的《长津湖》。影片中，志愿军战士们在冰天雪地中浴血奋战，那一刻，多年前的那位少年掌柜对曾爷爷他们几位老英雄怀揣的敬仰之情，仿若被一把烈火重新点燃，熊熊燃烧，在我心底翻涌不息，久久不能平静……

一列地铁穿过大地的身体

(组诗)

□胡建国(四川)



新安地铁站

整个春天，春风都在盘点花朵与草木
夜晚无声地绽放，如同一朵花
悄悄吐出一个深圳
天空一再拒绝空洞的叙述
南山之南是海水
在水波不兴的日子里，驾一帆风顺
你说，春天来了
一切美好都逐一兑现
新安即心安
许多美好，如一列地铁
穿过大地的身体

翻身地铁站

春风直抵人间，像一匹快马
你像一朵急于表达的花

在列车上频频微笑
多好的四月呀，难以抑制的美好
抖落疲惫，在深圳
我像一条鱼滑入了大海
列车员手摇小旗，如同号令万物
侧身让过浩荡的春天
路过翻身地铁站，如同轻轻翻阅了一页生活
许多过往，不再提及

地铁谣

喜欢被拥挤的感觉
在人潮汹涌的城市
我如同波浪
拍打生活的胸膛
嘿，“铁哥们”
累了，就停靠一下吧
一生都在快速奔跑

目标早已预设，何必步履匆匆
车厢里，彼此靠得那么近
却相安无事
每一次，面对那么多人
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福永地铁站

一个人坐一列地铁，不觉得浪费
一个人看一轮月亮，不觉得奢侈
出门时，叫逸尘
回家时，叫胡四郎
我写诗如同写检讨书
在人间，隐姓埋名多年
常把德丰路88号，当成了胡家湾
足不出户即面壁，为什么路灯见了
我像见了亲人一样，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为什么我一出福永地铁站
就如同游子回到了故乡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